

楚辭新注



關中叢書

楚辭新注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國中叢書

自序

余幼好楚辭多不解稍長讀諸家所註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則回風雨雪身置湘沅夫吾家自漢遷關中至今已忘乎爲楚人矣甲戌春由梁晉燕趙登泰山觀滄海謁夫子廟庭得覩車服禮器竊歎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旣遊吳越訪古金陵俯仰延佇而不能去遙望荆郢鬱蔥之氣湧耀夕陽亂流間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國耶將揚帆破浪問江界之遺風與所謂兩東門者不果而美人芳草益渺渺興懷乃集楚辭新注始戊午正月三月而畢略諸所共解者而詳予向所愈不解者欲令

吾黨同解焉然恐終未當於三閭意中之言言外之意亦
僅斯章句而已嗚呼四十五年之奔走蓋亦出於跋涉艱
辛窮愁迫阨之餘者也書成姑記歲月云

蒲城屈復題于燕山客舍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

後

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睿聖明喆天生不羣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

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

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

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

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明世而屈原

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

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

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

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作據舒

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

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

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

舊章合之經傳入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

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扶

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

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德榮顯而

名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

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婉婉一作倓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

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

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

謂之露才揚己班一作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

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

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

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

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

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

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

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

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

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

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一有丘字孔終

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

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世
作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
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
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

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
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
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
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
非法度之政同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
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
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
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

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
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常折衷其說而論之曰
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
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
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
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
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
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
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
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
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
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
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
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
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
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
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
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

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
之外矚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
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
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
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
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
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
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
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
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

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
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
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
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妁
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
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
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
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

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
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
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皀難與並能矣自九懷
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
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
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泂波而得
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
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
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

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
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煙一作雲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惻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
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
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
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
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
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
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

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

威王太子名熊
槐在位三十年

癸巳元年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

張儀初相秦四年
秦惠王始稱王

戊戌六年楚使昭陽攻魏破之襄陵取八邑

所謂南辱
於楚者此

癸卯十一年楚為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

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

時屈子為左徒王甚任之國內
無事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

照下別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是
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讒妬亦在此

戊申十六年

齊湣王
元年

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

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

見本傳○洪興祖謂屈
子被疏在此年○按史

記被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與議國事耳未嘗奪其左
徒之位也絕齊時疑必諫離騷云反信讒而齊怒惜誦

篇云反離羣而贅疣當俱指此則奪其位者在此年耳

己酉十七年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裨將

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兵襲秦大

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引兵

歸見本傳○屈子雖廢猶在朝忿兵必敗當無不諫離騷云既替余以蕙纒又申之以攬茝申者言既廢又

切責之也則合前兩次見拒可知惜誦當作於此年

庚戌十八年秦約分漢中之半與楚和親懷王願得張儀不

願得地儀至厚幣靳尚說鄭袖使言之王釋之

見本傳

○屈子使齊而反諫已不及愚按使齊必以見欺於秦為謝再修前好獨使屈子者以絕齊時羣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而軫又往仕秦別無可使故不以既絀而不用則前此之諫絕齊益可知矣屈子未反舉朝又無一人諫王

釋張儀之非則其黨於靳尚亦可知所以謂之黨人

壬子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約長遺書與楚楚以昭眡議欲

雪藍田之恥遂合齊以善韓前使屈子之齊必為定從雪恥計茲湣王書至而又

未決者以曾為從約長恥見奪耳昭眡之議甚確豈離騷所謂蘭椒其人乎

丙辰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遂背齊而合

秦狗利棄信所以速禍况秦為虎狼之國非可以婚姻結乎屈子以彭咸死諫為法必越諫而被遠遷絕其

言路惜往日篇所謂讒人蔽晦虛惑誤又以欺遠遷臣而弗思是也虛惑當指絕齊言誤當指攻秦言又以欺

當指背齊合秦言

丁巳二十五年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在房襄二境上秦復與楚

上庸楚恃婚姻而往然武關之辱實此盟誤之悲回風篇刺頃襄迎婦於秦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屈

子雖遠遷尚欲南行而死諫終不得諫思美人篇當作於此時

戊午二十六年齊韓魏責楚負其從親同伐楚楚使太子橫

入質於秦而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諸侯連兵伐楚本

救於秦而又質子則前此之迎婦結盟何為乎屈子必思一善後之策而陳詞懷王惟以秦救為美好而僑之朝臣又以王之造怒不敢正其是非所以不聽抽思篇當作於此年

己未二十七年秦大夫有與楚太子鬪太子殺之亡歸按敵國質

子大夫豈敢與私鬪當是秦昭王知懷王之愚實陰遣之是釀成兵端耳

庚申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而

去見本傳○按懷王此時當思屈子之言而召回但未復其位此事本與屈子無涉太史公特敘入傳者作

後來諫會武關來歷耳洪興祖以為十八年召用疑字之誤

辛酉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人殺將軍景

缺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僅求齊不見伐以支秦

壬戌三十年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秦復伐楚取八城遺書與楚會

武關結盟昭眡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詐令一

將軍號為秦王伏兵武關俟懷王至閉之遂與西至咸

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

不許因留秦昭眡謀詐計於齊齊歸太子遂立為王秦

不得所割怒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

去見本傳○屈子先諫勿入武關與昭眡所見相同無奈不聽按懷王為人貪而且愚又好矜蓋貪則可以

利誘愚則可以計取矜蓋則喜諛而惡直齊秦兵好反覆屈子疏放皆坐此三病武關受欺只悔不用昭眡之

言而不及屈子則好矜
蓋積怒猶未平可知

頃襄王懷王太子名橫
在位三十六年

癸亥二年懷王亡逃歸被秦遮楚道從間道走趙不納又欲

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見本傳○屈子
又被讒放於江

南之夢以取怒於令尹子蘭故也涉江
篇當作於此年招魂亦當作於此年

甲子三年周赧王十九年
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諸侯自是

不直秦秦楚絕大招當作於此年
卜居當作於四年

丁卯六年秦遺書約決戰楚患之謀復與秦平以無可
敵秦故

戊辰七年楚迎婦於秦忘不共之讐而結好總因國中無人
不能為美政故為威勢所劫悲回風

當作於此時哀郢當作於十年漁父懷沙
當作於十一年以汨羅自沈當在此年也

乙亥十四年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自此至末皆屈子身後事

丁丑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與秦會穰

己卯十八年用楚人匹夫報讐之說遣使於諸侯復為從秦

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使說楚相昭

子而止不能自強已失報讐之具況又圖共主乎誠讒諛虛惑之見也

庚辰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辛巳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楚西陵

壬午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不復

戰東北保於陳城屈子哀郢篇云夏之為邱兩東門之蕪不過十年而即驗天問篇云吳光

爭國久余是勝以吳光入郢掘平王墓而鞭屍也夷陵之燒何先見之明乃爾

癸未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前武關所要割不予者又拔去矣

甲申 二十三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江旁

十五邑以爲郡距秦已不成其爲國天問篇告堵敖不長之說驗矣

戊子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按懷襄兩世屢結秦好皆卒困

於秦總以讒諛用事除迎婦質子之外別無伎倆天問所謂荆勳作師夫何長早已道破

丁酉 三十六年襄王病太子亡歸秋襄王卒太子熊元立

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茲將二君在位事蹟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繫於各年之下如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推之以備讀者之參考即以爲屈子之年譜可也

凡例

一天下事創始難繼者差易離騷有註自王叔師始後諸家論著卽有詳細處要自王氏發之茲集先王而後諸家大哉華露藍縷之功也

一注騷者數十家予所見王叔師洪興祖朱晦翁林西仲諸家而已各執一是議論紛紜於中斟酌會成條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仍錄姓名於首不敢掠美

一篇章次序相傳已久或有錯誤後賢撥正附註題下使高明得參是与否若輒更定卽是鹵莽滅裂則吾豈敢今依王本存古也

一楚詞惟離騷經最難解句有同者意自各別並非重複
長篇大作原有條貫和氏之璧御璽材也搥碎作零星
小玉連城失色矣茲分五段庶得要領

一典故字釋多採諸家舊註李光弼將郭子儀之兵纔經
號令精彩一變非予所能間有補者不關妙意亦不另
著至篇章意義斷自愚衷未敢依樣葫蘆也

一篇中神怪草木旣知寓言何必深求或比才德或比君
子小人讀者自有會心臨文不贅

一離騷經難解在大義天問難解在故典四庫書目諸史
經籍志所載漢以後書不傳者甚多況漢以前乎王叔

師所引尙未盡見而三閭所用安能悉知從何處撥正
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舊註是者固能發作者之精微其非者亦足開後賢之
思路雖不並錄亦不下論均有功於後先無令前賢畏
後生也

一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痛詆他人以申己說若必後賢以
必吾是者著書各成一家天之生才不盡後人自有心
眼別裁是非豈在吾今日之嘵嘵哉況我所論亦自前
賢開悟操戈入室何其薄也往者可欺來者難誣

一字面解釋如初度二言或云時節或云氣度或云法度

或云皆爲支首悉順文氣如此之類無損大義俱不深辨

一六經子史皆有叶韻不徒楚辭也諸家議論紛紜總是風影惟古今通韻蕭山毛奇齡著獨有根據今之所音悉本此

書卽註字傍以便誦讀

一戰國時典墳未灰三閭以博識宏才創爲斯體意味難窮余學識短淺諸家註解尙未全窺卽盡畢生精力猶恐多失況七十餘年兩月成書粗疎何言修瑕補漏深有望於後之君子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與古聖賢

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
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
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
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
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
見祭甚善但所遺并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
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並
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
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

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
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頹廟至今擣衣石尙存時當
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
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
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迹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
葭白露中耳

楚辭新注目錄

卷一

離騷經

卷二之三

九歌

天問

卷四之五

九章

遠遊

卷六

卜居

漁父

九辨

卷七之八

招魂

大招

楚辭卷之八

楚辭新注卷一

宗姪 汝州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新集註 曾孫 來泰錄

受業 同邑 王垣校

離騷經第一

史記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班
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應劭曰離
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興祖曰
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

之爲經耳逸說非是朱熹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
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余觀楚辭
中作遭離用者固有而此篇有余旣不難夫離別兮
之句則離騷者離別之憂也三閭之意若謂明己遭
憂而作此辭則全部宜總名之曰離騷今二十五篇
各有題目其義可知近世稱楚辭皆曰離騷者孔子
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是以闕雎稱全詩則稱楚辭
爲離騷亦猶此而非二十五篇皆名離騷也夫詩以
比興賦能持人道之窮也然無夫子刪定之存亡或
未可知若離騷之存而不亡自足存也詩可以興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離
騷有焉尊之曰經宜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

寅吾以降烘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

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局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
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郢於郢
是爲武王生子瑕食采於屈因以爲氏此受姓之始捨
近封而述遠祖蓋言吾祖自發跡以來未嘗敗績與今
日對照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故
以爲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
父死稱考伯庸三閭父字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
辰者貞正孟始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
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降下也此月庚寅之日己
始下母體而生也皇皇考覽觀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

時節肇始錫賜嘉善正平則法靈神均亦平也以正爲法以均爲神高平曰原乃名原字平之隱文若王註法天法地類多不錄此凡例中所謂其非者亦不下論是也後倣此言聖帝苗裔賢父之子時日良名字嘉皆內美也

右一段敘世系祖考生時名字有木本水源顧名思義之意言外見分當與國存亡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奈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

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

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

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

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窳桂兮豈維紉

夫蕙蒨采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

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紛盛貌內美句收上修能句起下謂自修其才能即屬紉搴搵是也重再扈被辟幽也離芷皆香草紉以綫貫

取也阢山名木蘭木名搵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

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枯謂貞堅也言余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一身將老故朝夕自修

之勤也淹久代更序次也草曰零木曰落總上離芷宿莽諸物也美人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託為佳名寄

喻於君也後靈修倣此遲晚也此句起下文撫者撫而有之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言君何不於撫有

壯盛之時早棄穢政改前此惑誤之度果能乘駿馬馳騁我當引君於大道也起下三后堯舜桀紂以為得路

失路證又與下數路字捷徑險隘踵武等句相照應三后三皇下文堯舜遵道遵三皇之道也至美曰純齊同

楚辭新注 卷一 雜騷經 三 關中叢書

曰粹衆芳喻羣賢雜非一也申重也椒生重纍而叢簇故曰申椒菌桂葉似柿椒桂味辣猶雜然用之不獨用純香之薰蒞而已喻能受逆耳之諫也耿光介大遵循昌披亂捷徑邪道窘促迫也堯舜遵三后之道故得路桀紂不遵故亡窘步正與馳騁相反得路則爲堯舜捷徑則桀紂是卽矣以上言楚王以下方言黨人

此節追言未疏時也既恐歲不我與汲汲自修又恐君亦遲暮當及時任賢己須先路引君上法堯舜下鑒桀紂以興楚國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益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

不能舍杜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此二句與下悔遁有他意重又王逸無註又通

篇皆四句此多二句明係衍文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

靈修之數朔化訛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使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

時乎吾將刈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已

黨人阿比相助匿非之類偷樂者竊取淫佚之私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者也幽昧路不光明險隘路不寬平

惟思念憚畏殃咎皇君輿車績功敗績指車之傾覆也我之欲引君於光明寬平之路者豈憚一身之離殃哉

惟恐皇輿行幽昧險隘之道而傾覆耳見君行邪徑以至傾危皆黨人偷樂之故也詩大雅綿篇子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奏與走同言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也前王楚之先王及繼踵足跟武迹荃香草借以寄喻君

齋言怒氣之盛如火齋也本欲引君至古聖帝明王今
既不能即法楚之先王亦不至敗績乃不察此中情而
反信讒齋怒何也謇韻會通作蹇晉書王豹傳王臣謇
謇易謇難也險在前也又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止作
直諫解三閭之放逐豈止直諫之一端哉為患指上齋
怒而言言忍甘受其患而不辯之意舍止也余固知者早
已自知其如此既結上又為下不吾知作引九天天有
九重也正與證同靈修謂君也余固明知己之謇謇必
為身患然中心忍而不能自止故上指九天證諸神明
明非為身謀而為君也成言謂已成之約言悔改遁移
有他志也近曰離遠曰別數化屢變易而無常也言我
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因讒言而數變易也滋樹哇
雜皆種植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言種植者
甚衆也冀期望峻茂長盛竣待刈穫萎絕草木枯死蕪
穢比廢棄也言我初樹衆芳望其長盛將為國用今
我一人萎絕亦何足惜而衆芳之蕪穢大可哀也

此節追述初見疏時也忠心謀國反遭讒害明知為患
不能自止成言變易惟天可證所樹衆芳已付蕪穢無

窮虛願皆成哀痛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素羌內恕己以量人

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

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媿以練要兮長顛坎領齒亦何傷

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藥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

繩之纒躑纒審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

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祿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不厭不以爲足恕己自如其惡不責己也如俗言饒恕之恕

量度興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黨人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馳驚亂

走追逐急走馳驚申競進貪婪二句非所急表己心不同於衆申恕己量人二句冉冉漸也但恐衰老漸至美名不立衆所急在彼我所急在此也英華飲露餐華所養皆香潔苟誠信姱實好練要所修精練所守要約願領不飽貌所困者身所飽者道言無損於道也擘持木蘭根薜荔香草貫穿而累之檠花萼鬚粉檠檠然者矯揉索以手搓爲繩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纒纒素好貌擘木根也結落也貫薜荔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繩也言所佩芳潔不以困而改也承上願領何傷言謇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辛苦之意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服習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則法也言我勤苦效法前修雖不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

此節旣疏後猶欲死諫也言我立志修名與衆不同所養所服謇法前修雖不合於貪婪求索之今人而求合於以死諫君之古人也

長大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泥余雖好修姱以鞿羈

兮謇朝諝而夕替平聲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

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

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

以為度忤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

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詩也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

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

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艱汲冢周書音泥與溪叶

替補韻叶才淫切而艱之音勤多一轉音不
如依三聲例替作平聲而艱叶泥為直捷耳

艱難也人三閭自謂言哀吾生多難也以下承此句言
掩涕猶收淚修姱謂修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在
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諄諫詩曰諄予
不顧今詩作訊訊告替廢也以下方述見替事故太息
流涕言之纓佩帶申重旣以蕙纓見廢便應改悔又重
以攬蒞執志不回愈觸君怒矣然二物芬芳乃余心所
善雖九死不悔况廢替乎靈修比君浩蕩水無涯人三
閭自謂不曰己而曰人婉詞衆女比黨人蛾眉自比謠
毀詠譖善淫工淫邪也偈向也明有規矩在前方圓
任其錯置背繩墨之正直以隨俗之邪曲務爲周旋容
悅以爲競進之常度度字總承規矩繩墨而言洪曰偈
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
從時怵憂悶鬱幽滯不通邑於邑短氣也佗僚失志貌
言中心憂悶至於幽滯於邑者余之失志也窮困失志
之實溢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爲此邪淫之態態
指周容爲度而言鷙鷙鷙之類不羣謂其威猛英俊俊凌
雲摩霄之志非謂其悍厲搏執之惡也周合也方圓何
能相周異道孰能相安自古然也屈不伸抑按不發心
修姱立名之心志正君善俗之志尤謂嫉妬詢謂放逐
攘謂禍自外來而順受之如己所攘取也伏清白者不

肯臨危改節以污此身。前聖猶前修，厚重也。
如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稱殷有三仁是也。

此節既廢之後，太息流涕，自述其志也。吾生多難，既以忠廢，不能改悔，譖毀日甚。一身窮困，不忍隨時。然忠佞不相謀，自古如斯。惟有一死爲前賢所重而已。文至此已山窮水盡矣。下文另起一峯一波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弼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

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

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

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裳陽庚通韻
後不註

悔追恨前非察明審延行少待行迷所行惑誤未遠猶
可回車也追悔前日相道未審迷行取困今將回車復
路及此惑誤未甚之時意言歸隱也步徐行澤曲曰臯
其中有蘭故曰蘭臯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二句復路進
出而仕入合離尤遭患退復路歸隱初服隱者之服也
製剪裁集補綴芟陵荷蓮葉芙蓉蓮花本草云蓮其葉
名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
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此與下文即所謂修吾初服二
句互文謂取芟荷芙蓉以為衣裳耳不吾知者進而仕
人不知忠也信芳者退而隱芟荷芙蓉自信芳香也至
此始出不吾知字結上起下乃一篇之脈絡也岌岌高
貌佩玉佩陸離美好貌芳謂氣之芳香澤謂色之潤澤
雜糅佩之盛言盛其佩服蓋欲明吾本質之未虧耳此
八句文法參錯本言製芟荷為衣芙蓉為裳高冠長佩

芳澤雜糅惟昭質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矣然如此則文氣傷直故曲折出之古文古詩皆然惟楚詞爲獨多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視遊目縱目遠觀四荒四方卽孔子浮海居夷之意佩指衣裳冠佩而言繽紛盛貌繁衆菲菲猶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欲隱而彌章謂又不能隱也好修好自修潔未變不改其好修之志懲創艾人生邪正清濁各有所樂而吾獨好修爲常天下重禍無如支解卽使至此吾猶不變則黨人之謠詠嫉妬疏棄放逐豈能使余心懲而少改哉言堅確也

此節欲隱而不能也前日相道未審迷行離患將反初服往觀四方佩飾繽紛欲隱彌章好修爲常雖體解莫懲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署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賚菘蒹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雪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不予聽

女頹三閭姊也嬋媛眷戀留連之意申申猶重重詈責數曰記女頹之詞鮪堯堯臣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鮪婞狠蚤死曰殀言鮪婞狠自用乃殀死中野博謗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姤節姤美之節蕢蒺藜菜王芻蔬泉耳三物皆惡草以此讒佞盈室喻滿朝判別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不與衆同也熒獨孤衆既不可戶說又孰能察己之中情況舉世朋黨更無一同志者熒獨至此而尚不聽余言何也補註女頹詈三閭之意蓋欲其為甯武之愚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官靳尚以狗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三閭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解亦是

此節述女頹責數之詞見內而不能見知於骨肉也

右二段自紛吾既有此內美至此凡六小節共成一大

段自未疏說到既疏自既疏說到既廢反復紛紜言己
之上不見知於楚君下不見知於盈朝外不見知於黨
人內不見知於骨月一片孤忠無可告語不得不折衷
於前聖矣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
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姑澆身被服常圍兮縱
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
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

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礎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

不頗波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

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

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弼沾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獻歆余鬱

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節中猶折中喟歎憑依歷經歷沅湘皆水名重華舜號

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

南歎己依此芳潔之心而歷茲舉國莫知之時故南征

而折中於重華也三閩之不得於君猶舜之不得於親

又楚之境內故就之陳詞不然古聖帝王多矣何必舜

哉禹能辨九州物數如鑄九鼎是也九歌左傳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啓禹子九辯九歌禹樂

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繼敘其業夏康啓子太康娛樂縱放圖謀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於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術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此爲楚王不思穆莊伯業耽樂是從而言也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封大浞寒浞羿相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在羿之亂流固宜鮮終而寒浞貪羿之家取爲己妻是以亂易亂身卽滅亡也此爲楚王盤於遊畋惑於鄭袖而言也澆寒浞子強圍多力按字書安於不仁曰忍不忍者不改其不仁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恃其勇力縱放其慾不改其忍也康安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旣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此二事並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此爲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事而言也常違違背常道遂焉遂非而不改逢殃爲湯所放后辛卽紂藏菜曰菹肉醬曰醢紂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此爲楚王縱欲復諫疏棄忠良而言也按詩陳風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矜莊

貌字書祇與祇同安也大也儼畏祇亦敬周周家差過
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
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也繩墨堯舜
相傳之法頗幽昧險隘之路也竊愛爲私所私爲阿錯
與措同置也輔佐民德有德於民哲智茂盛苟誠下土
謂天下也天本無私唯覽有德於民之聖君如禹湯文
武者則篤生哲人如伊呂周召以爲輔佐夫維有如此
之聖哲輔佐方能用此下土也此爲楚王不能循先聖
之繩墨而言也以上所陳興國之大法也瞻臨視顧還
視相觀興亡相參而觀計算極皇極按書曰皇建其有
極疏人君爲民之主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也用任服行
言前瞻湯武之所以興後顧桀紂之所以亡二者相參
而觀計其自古以來爲民之主者孰有非義之人而可
任孰有非善之事而可行者乎反筆結上文興亡二意
也以上皆爲重華陳昔日諫君之詞如此阡近邊而欲
墮也余初余昔日諫君之詞卽上所陳者是也危死言
幾死柎鑿方圓之不相入猶忠佞邪正之不相合不量
其不合而強入之前修固有以此菹醢若龍逢梅伯者
言我初諫時固知如此故今日不以爲悔也曾增同累
也獻歎哀泣之聲鬱邑憂哀時不當自哀生不當舉賢

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以茹蕙二草香
拭淚霑濡也衣背謂之襟浪浪流貌

此節皆求折中之詞也我平昔以古之興亡諫君固知
得禍今果然矣言外重華以我爲是耶非耶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虬以乘鸞

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
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色

敷布衽裳際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類身有
五采溘奄忽埃塵征行此言肅整衣冠跪而陳詞敬之
至也重華以我所陳之詞爲是吾耿然自覺得此中正
之道矣遂乘龍跨鳳遺風塵而上征也軔檣車木將行
則發之蒼梧舜所葬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瑣神靈之門
謂舜廟也言朝發蒼梧非不欲少留重華之門但期夕

至懸圃時光有限我心孔棘也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
賓日餞日者也弭按止也按節徐步掩暵日所入之山
迫急曼曼遠貌修長路阻且長非可速至故
今日御勿急迫求索者求索神靈折中也

此節言重華既許其是自信得中正矣何必上下求索
又折中神明哉意蓋謂重華不許則從此已矣既得中
正矣乃廣求折中欲使君悟俗改楚國復興非徒托之
空言拚一死以塞宗臣之責而已也下文見帝是折中
於天求女是折中於神妃靈氛是折中於卜筮巫咸是
折中於鬼神也此八句爲下一大段領袖若作求君解
不惟無明文可證而三閭豈事二君者哉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

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拘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迂紛總總其離合兮斑
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闔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
將罷皮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
妬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總轡六轡在手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十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若木日入處在崑崙西日夕無光拂拭之使明也逍遙相羊從容自適凌晨起行日夕始停車自適也此言盡日而行也望舒月御飛廉風伯屬連鸞鳳之佐皇雌鳳雷師雷神具備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也戒諭本欲連夜疾行雷師更疾于飛廉今使鸞皇諭使速備而雷師告以未具言今夕猶

不能盡夜而行也鳳靈鳥飛騰疾速之甚離麗飄風回
風屯聚霓虹屬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
微者御迎也急欲上行故令鳳鳥飛騰不待雷師之具
而日夜疾驅輕風屯聚雲霓隨風而來迺天門將近矣
紛紜總總衆多斑五彩離合不定陸離光怪倚者闔者
倨傲之狀望余者目視而身不少動帝天帝闔主司門
之隸閭闔天門身到天門五色雲氣離合上下紛紜衆
多見帝情切刻不容緩令司闔開關急入而闔者乃一
望而見拒也曖曖日暮罷力疲日已暮矣結蘭久立因
歎塵世蔽美嫉妬清濁不分今司闔見拒我之中情將
終不能見帝自陳耶言外有
天門之下亦復如是之意

此節欲就天帝陳詞折中以夜繼日疾行而至闔者見
拒乃歎息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母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態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

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謇修以爲理買紛總總其離

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

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戶望瑤臺之

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

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

不可鳳皇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

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閔風山上縹繫高邱楚地名楚國盡爲朋黨丈夫中無可語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自去天門將濟水登山繫馬少息忽而回顧不覺流涕哀楚國並女亦無有也故下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也溘奄春宮東方青帝舍瓊枝玉樹枝繼續榮華未落喻時尚可爲也落墮相視下女侍女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而續玉佩以遺下女正欲及榮華之未落使通陳詞折中之意於神妃也豐隆雲師處妃王逸曰神女也洛神賦注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洛神纓佩帶審修媒通詞理下文佚女爲高辛妃二姚爲少康妃若以此意例之則處妃當是伏羲之妃非女也紛總總句言議論紛紜忽離忽合猶未定也緯繡乖戾遷移次舍窮石山名在張掖卽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言其始也猶在離合不定間而終則乖戾必不可移乃夕歸朝沐將改求也下四句方言不合之故倒敘楚詞中多用此法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娛安樂違去言處妃驕傲康娛雖美而無禮故棄去而改求不可以陳詞折中也按字書覽觀也相選擇之意觀諦視周流遍遊四

極四方盡處遍遊上天下地正改求也所謂上下求索也
也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謂帝嚳之妃
契母簡狄事見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爲之
高臺以飲食之鳩惡鳥名羽有毒可殺人告予簡狄以
不好者詐言反間我也雄鳩鶻鳩鶻鳩輕巧利又使雄鳩
飛鳴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不可信也猶犬子人將犬
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事不決曰
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冰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
敢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心多疑
者爲狐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鳩鶻皆不可使故心
中疑惑意欲自往禮有不可彼高辛已貽鳳皇而往故
恐其先我矣又不得陳詞而折中也遠集遠去惜誦篇
欲高飛而遠集是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
舜後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欲遠集改求又無處所
聊且浮游逍遙願及少康未妻於有虞之時留二姚也
意言懷王已不可望猶望頃襄能如少康之興復也理
卽謇修以爲理之理弱劣拙鈍理弱媒拙言不堅固恐
無以留二姚也因歎世之溷濁嫉賢所好如此則二姚
必不能留矣

此節欲求女折中忽而反顧流涕興哀乃上下求索諸處無成欲及少康未室爲留二姚有嗣君中興之望而又不能溷濁一歎末如何矣古賢女甚多篇中專引妃后者是對照鄭袖而言也求女數節文法變換一則求之而無有一則始合而終離此高邱處妃之別也一則先求後見覲面千里一則先見後求又後高辛此處妃有娥之別也至欲留二姚理弱媒拙言恐不堅又一變也

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爾雅宮中小門謂之閨又字書女稱閨秀所居亦曰閨
邃深哲知寤覺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
中指鄭袖言哲王指懷王猶云天王明聖也黨人懷王
可明言鄭袖不可明言故以閨中渾言之上文已有九
死體解等句則焉能忍而
與此終古是言欲死也

右三段折中重華既得中正因上叩天闔拒於闔者溷
濁嫉妬丈夫中莫能我知復求之女中又不可得乃歎
息閨中深遠既不能陳辭哲王又不能覺寤我之情懷
終不能發之於世安能隱忍而與溷濁嫉妬者共此無
窮之日月乎計惟有一死而已 此四句畫龍點睛也
前美人靈修蓀荃皆暗指楚王至此明點出哲王又帶
出閨中不惟結第三段乃前半篇之總結又後半篇之

總起一篇之樞機所謂文之心也以閨中謂指上諸妃
后可也若以哲王謂指天帝不可也自古未有以王稱
天帝者卽三皇五帝亦未有以王稱者況天帝乎既是
指楚王則閨中指古妃后愈不可也非指鄭袖而何玩
旣字又字本文十分明白若謂哲王深居閨中文理不
順之甚其指鄭袖也無疑若以求女作求君解下文豈
惟是其有女是字指楚國而言楚國之君豈可任三閨
之意而求乎況求君自巫咸文中始言之而又無求女
字三閨文中從未有求君意求女非求君斷斷如也若
作求賢求隱士解更荒唐無據篇中如以江離秋蘭比

才德則先以修能句點明如以衆芳句比賢臣則先以
三后純粹句點明如以衆女比黨人則先以靈修不察
句點明何所據而作求賢求隱士解乎卽下文豈惟是
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上下亦無明文玩前有不吾知
其亦已矣句後有莫我知兮句二知字是言楚國溷濁
嫉妬丈夫中無知我者聊於女中求之卽世有一人知
己死可無恨之意不過其言楚國丈夫皆黨人耳今求
女下卽緊接閨中字是借女字暗點鄭袖也或問三閭
非交通宮掖者而言鄭袖何也袖能惑懷王釋張儀聰
明有過人者古賢妃諫君以道者不乏此三閭於心盡

氣絕無可奈何時姑作期望之想耳非真有是事也古
來文章多搥鼓邊然鼓心一兩下定不可少此正鼓心
一兩下也若無此句則通篇皆在半明半暗間全無眼
目矣後之君子必有知者

索瓊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誤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已充

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索取瓊香瓊茅白茅也二草皆芳潔可藉筵簞折竹以卜也靈氛明占吉凶者曰占詞兩美者男女俱貌美喻同德同志言世有兩美終當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乎言楚無同德同志思九州之廣大丈夫中必有知汝者豈惟楚之有女乎以上占詞也曰者靈氛之言也言由占詞觀之九州博大宜勉力遠去無用狐疑兩美必合孰有永美而舍汝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天下同類衆多何必只懷楚國靈氛之言止此以下皆三閭之言幽昧謂昏暗於內眩曜謂偽飾於外楚人如此舉世可知孰能察余之善惡乎雖往而亦無所合也人性好惡固有不同惟此黨人更爲獨異艾臭草甚且戶皆服艾服且滿腰而反以蘭爲臭惡而不可佩程美玉色相玉書云程大六寸其耀自照言草木易察之物尚不能察若察程玉之美豈能得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幃謂之勝卽香囊旣蘇糞壤而充幃則謂申椒不芳也宜矣起二句筭占自叶

此節靈氛之占言當遠逝三閭念舉世幽昧去旣不可

黨人獨異住又不可總寫狐疑以起下巫咸之文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

糝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御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

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通苟中情其好修兮又

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

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

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鴂之先鳴兮使夫百

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蓼然而蔽之惟此黨人

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逝之

欲從兩美必合之吉占而遠逝心尚未決也巫風神巫
降下神椒香物糈精米要約二句結上二句起下翳蔽
備降齊降續盛貌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山有九
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百神蔽日來下九疑
之神紛然來逝也皇大剡剡光輝揚靈顯應三句敘神
降之盛告吉故求神之詞也曰記巫咸語陸降上下謂
周遊列國跋涉山水之勞也槩獲所同言同德也儼敬
調和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陸降上下求同德之賢
君昔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槩獲既同治能調和而
必合也行媒喻左右之先容言誠心好修賢君自當舉
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傅說傅巖地名武丁殷
高宗言傅說操築作於傅巖武丁舉而用之不以無媒
而見疑事見尚書說命篇呂望太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鼓鳴太公遊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往歸之
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于渭濱文王
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
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該備甯戚衛人修德不
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戚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
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戚公聞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言架燂所同自然必合苟能自修不用行媒歷舉古人以實之也晏晚央盡鶉鳩鳥名卽詩所謂七月鳴鴉者鳴則百草歇先鳴者不待當鳴之時而早鳴也勉使及此身猶未老尚足有爲時猶未過不可輕失遲則惟恐鶉鳩先鳴使百草不芳也偃蹇困頓失志貌夔然者蔽之極不諒不可測折摧敗也汝今困頓失志衆猶蔽之如此此輩不可測度恐必致汝於死也巫咸擇君之言進靈氛遠逝一層以上皆巫咸之言若作三閭自念之詞則前已有九死不悔體解未變等句豈三閭至此而又懼摧折乎自相矛盾豈有此理況下文三閭文中亦止言不可淹流時俗變化摧折之意一字不及則此爲巫咸勸駕之言無疑

此節先以君臣同德不用行媒喻之又歷引古人以實之中以年歲促之終以死決之言當遠逝而擇君也擇君始於巫咸前後皆未有也

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化而爲茅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椒又
欲充夫佩褱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平固時俗
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移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
與江離

續紛亂變易更改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茅惡草巫咸言
當遠去擇君三閭不答擇君止言風俗人心紛紛更變
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變而爲茅蕭艾賤草然何所爲
而昔日之芳草如蘭芷荃蕙者今直變而爲蕭艾此豈
有他故哉莫非覩我之好修而賈害遂至此也化茅不
過不香而已蕭艾則臭矣不芳爲茅二句言變易之盛

直爲蕭艾二句變易之甚豈有他故二句變易之由也
可恃者信其不變之謂無實容長者謂無蘭之實徒有
蘭之貌委棄從俗趨時也言芳芷之類猶是尋常之芳
草若蘭者國香也今乃無實容長棄其國香之美變而
從俗不過苟列衆芳之虛名而已專一佞諂慢傲情
惱淫書曰無卽滔淫綴茱萸幃盛香之囊也蓋以椒之
芳烈變爲邪佞茱萸毒臭欲充香囊蘭旣隨之干進而
務入又何能復敬守其國香之節乎時俗盡從下流孰
能砥柱不變哉以蘭之國香椒之芳烈
猶且若茲況揭車江離尋常芳草乎

此節答巫咸之詞君子變爲小人何況中材反覆言其
變易之盛見不可淹留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

今猶未沫

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

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戶

虧損減沫已言瓊佩以可貴之質雖爲他人委棄以至
今日而芬芳之氣猶難虧而未已也和調猶調和度襟
度言我調和襟度以自娛遂浮游求女如前所言處妃
佚女二姚之屬言丈夫中終無可語又於女中求之得
一人知己死可無恨之意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
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
卽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
上下也言將去楚而曠觀天下也

此節言茲佩爲他人委棄以至今日困頓已極在我者
不失良貴且調和吾之襟度聊浮游求女庶得知己及
此年歲未晏從其吉而遠逝也

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
兮精瓊靡以爲糗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邇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

週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
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啼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
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怡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莫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歷選精細糗糧不從巫咸求君之吉占而從靈氛遠逝
之吉占也瓊枝玉樹枝羞膳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
飲膳羞靡屑折玉枝爲羞精玉屑爲糧選吉將行先具
行資言飲食皆玉不獨佩而已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也駕飛龍去之速雜瑤象華美其車離心謂君心已
離不能復合遠逝自疏不得已也以下止言遠逝不言
求君安得以求女作求君解哉
遘轉後漢書注云崑崙
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崑崙之路修遠周流而後到雲霓
菸旗旒藹飛揚蔽日玉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車
行而鈴鳴也天津謂銀漢借喻楚之漢水爾雅幽為西
極朝發夕至行之速鳳翼翼鳳羽小雅四牡翼翼傳閑也
又四騏翼翼傳壯健也一上一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
鳳翼承旗而翱翔甚閑言行雖甚速而不忙迫也流沙
沙流如水見禹貢今西海居延澤是也遵循赤水出崑
崙東南陬入南海容與從容以手教曰麾詔告西皇帝
少皞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忽行至流沙
為赤水所阻乃從容計算詔西皇使麾蛟龍為橋以渡
我猶言比鼉鼉以為梁也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
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期會言此路多艱使衆
車飛騰而先過直待我於赤水之西我當自不周山而
左行以至西海為期也玉軼玉轄委蛇飄揚千乘衆多
並馳同發屯聚蜿蜿龍貌雲旗以雲為旗西皇來涉故
車騎愈盛也抑按志西海為期之志弭止節所執之旌
以指麾行止者言日暮止宿也邈邈遠貌身雖止宿神

楚辭新注 卷一 離騷經 二十一 關中叢書

猶邈邈高馳必至西海奏禹之九歌舞舜之九韶假日
媮樂乃遂今夕之志也陟從下而上陞初出皇皇天赫
戲日光赫赫然光明晚遠視舊鄉楚國僕御懷思也蜷
局詰曲不行貌僕夫愚蠢余馬無知俱戀故鄉而況人
乎

此節從靈氛之吉占遠逝自疏象車龍駕鳳凰承旗蛟
龍梁津一則曰道崑崙一則曰至西極一則曰詔西皇
終之以西海爲期而爲太平之樂舞日暮止宿忽而天
曉顧見故鄉御馬猶知戀土余獨何人能遠去乎然上
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懷王在秦言外蓋欲遂滅
秦復讐之志也

右四段閨中邃遠哲王不寤決之靈氛巫咸多不入耳

之言風俗變易君子化爲小人惟余良貴雖爲人棄一
毫未損不從其求君之占從其遠逝自疏而已龍車鳳
旗西皇可詔西海可期虞夏之樂可奏志願可遂而終
不忍去故鄉也

亂曰已矣哉貴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
成撮其大要以爲衆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已矣絕望
之詞無人謂無賢人故都楚國也

右五段已矣哉莫我知矣又何懷乎故鄉不死而虛生
乎爲美政者知之實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

而死庶不負命名字之義而可見祖考於地下也

通篇五段以祖考命名爲綱領以知字爲鍼綫以從彭咸而死爲主意篇中余固知後止兩知字前不吾知其亦已矣後莫我知兮而君之放逐黨人之嫉妬女嬃之詈折中重華叩帝閭上下求女占靈氛問巫咸遠逝自疏莫與爲美政皆莫我知也願依彭咸之遺則下云雖九死猶未悔又云寧溘死以流亡又云伏清白以死直又云雖體解吾猶未變又云阼余身而危死又云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結云從彭咸之所居主意如此究之所以死者皆莫我知也近有謂王叔師彭咸投水爲無據

者漢時書籍今失傳者甚多又安知王之無所據乎後
懷沙惜往日悲回風諸篇言沈淵甚明又漢之賈誼東
方朔莊忌王褒劉向太史公言汨羅無異詞諸人去古
未遠豈盡虛謬然則彭咸之投水卽無據而三閭之汨
羅則有據守死善道日月爭光要無愧高陽之苗裔皇
考之名字而已矣仁至義盡至中至正而後之論者猶
以爲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竊痛三閭不生獲麟之
前也

此篇五段首段古帝起末段時王結煌煌大篇起結緊
嚴二段三后堯舜用於前三段羿浞湯禹有妣高辛用

於前後四段伊尹臯繇用於中他如倒字倒句倒數句
神龍變化不可端倪向者予不知用古之法多不解不
知倒敘法愈不能解也

楚辭新注卷一終

楚辭新注卷二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 悔翁著曾孫 來泰錄

西泠 受業曹兆裔校

九歌

詩有寄托非比賦興也漢張衡定情班婕妤團扇曹
植王粲三良樂府去婦詞六朝子夜等歌唐宮詞閨
情無題古意上而毛詩之有女同車諸什朱晦翁所
謂淫奔之類者或君臣朋友間言不能盡借酒杯澆
塊壘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隱乎字句之中躍乎字句

之外千載下令人思而得之無論賦比興俱可以寄
托而寄托非賦比興也三閭九歌卽楚俗祀神之樂
發我性情篇篇祀神而眷戀君國之意存焉若云某
神比君某神比臣作者固未嘗一字明及之是在讀
者心領神會耳然則九歌也楚之通國皆可奏以娛
神者也必謂一人作之惟一人奏之則毛詩以至漢
魏三唐皆作者一人獨奏乎夫人而可奏也何也寄
托也非比也隱乎字句之中而躍乎字句之外也後
之君子其讀九歌也必有不河漢予言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

琅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選吉日良時以祀神即漢樂府練時日穆敬愉樂人欲樂乎神之心也上皇謂東皇太一撫循珥劍鐔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瑯美玉名謂佩玉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偉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此節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誠敬以迎神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瑤美玉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盍合將把奉持合瓊芳而奉持也肴骨體蒸進國語燕有肴蒸是也此言以蕙裏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奠置桂酒切桂投酒中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之四者皆取其

芬芳揚舉枹擊鼓楸拊擊疏通而不滯也卽朱絃疏越之疏緩紆而不迫禮記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節者有節奏而不亂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陳列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皆樂器浩倡洪大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止言瑟竽舉二者以見餘耳故曰浩倡言備極音樂也

此節言主祭者潔肴酒陳音樂誠敬以迎神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霏霏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偃蹇美貌姣好服飾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紛盛貌繁衆君謂神也總結上枹鼓三句欣欣喜貌康安也神樂乎人之誠敬也

此節言神降而饗其誠敬也

右東皇太一

太一神君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大微者太一之庭
紫宮者太一之居 此篇言其竭誠盡敬以迎神神
鑒誠敬降而欣說安寧以饗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
已如人君自鑒其誠之意寄托言外可知而知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央

芳芷華采五色采榮而不實者謂芝英
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

此節言自潔清以迎神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

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靈雲中君連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未央
光爛天上無已時謇詞愴安壽宮者神天上久居處尚
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以類相從也易
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尊題也龍駕帝服至貴也龍駕
以龍引車帝謂上帝
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
焉窮

靈謂神皇皇美貌降下焱去疾貌雲中神所居言神一
降卽焱然遠舉不久留也覽望兩河之間曰冀州有餘
所望之遠不止一州穹極言須臾之間
橫行四海無有窮極又翺遊周章也

此節言神降之遲而去之速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

夫君謂神記曰夫夫是也懔懔心動貌

此節言竭誠敬以迎神不久留而去所以勞心無已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不久
留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可以想見臣子慕君之
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
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

腮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舜陟方死於蒼梧
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有廟夷猶
猶豫言旣設祭祀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水中可居
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爲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修
飾沛行貌遙望而見其如此又似欲行也吾爲主祭者
之自吾欲其乘吾迎神之桂舟而來令沅湘無波江水
安流似欲來而猶未來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
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言我
之吹簫非湘君
之思而誰思乎

此節言極其誠敬以望之而湘君不來也

駕飛龍兮北征
澶吾道兮洞庭
薜荔拍兮蕙綢
蓀橈兮蘭
旌望涔陽兮極浦
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流涕兮潺湲
隱思君兮旝側

駕龍者以龍翼舟澶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綢縛束

蓀香草橈舷小楫泐陽江碕名極遠浦水涯揚靈者竭
其精誠極至也嬋媛見騷經潺湲流貌隱痛君相君隄
隱側不安也遙望見其駕龍而北行矣猶幸道經吾之
洞庭故蕙綢蓀橈以候之又於江碕望之橫截大江揚
精誠以感格之我之精誠無盡至於如此相君侍女乃
嬋媛而爲余太息侍女鑒其精誠而相君不鑒故思之
而至于流涕也

此節言竭精誠而不能感湘君來降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箋淺飛龍兮翩
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櫂楫枻船旁板桂蘭取其香斲所采搴皆手取也薜荔
緣木生芙蓉荷花生水中瀨湍淺流疾貌翩翩飛疾
貌言乘舟遭盛寒斲冰凍紛如積雪其難如此薜荔
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其相左

如此心異則媒徒勞恩不深則易絕其不能強合又如
此我舟方在石瀨淺淺中湘君已駕飛龍翩翩而去矣
乃歎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以
信則告我以不暇宜乎湘君之不留也

此節歎息而言其所以不留之故也

朝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騁直馳驚亂馳弭按渚水涯次止周旋也玦如環
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下女已
見離騷道遙容與皆遊戲間暇之意此言神既不來則
我亦退而游息惟見鳥次水流而已然湘君既不可見
而捐玦江中遺佩澧浦將採杜若以遺下女尚欲求合
於萬一而今日之遇道經洞庭尚有可合之意此時一
失不可再得惟有從
容待時或可復合也

此節終望其合也

右湘君

竭誠盡敬望之不來則亦已矣而揚靈流涕至云心
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不怨湘君而自咎責終
望其合可想其忠愛無已之心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戶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曾
何為兮木上平聲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韓子以為娥皇
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目眇眇目盡也愁予
者為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也一篇主句
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記時

也言不見帝子但見秋風木葉洞庭洪波耳蘋草秋生
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騁望縱目佳
佳人謂夫人張陳設言向夕灑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
蘋水草罾魚網兩何字怪異之詞言既與佳期夕張矣
所見之物皆失其所何也

此節言目盡夕張不見其來自生疑怪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
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臯
夕濟兮西澨

逝

沅澧皆水名芷蘭香草興也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
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渡澨
水涯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言沅則有芷矣澧
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即思之之切至
於荒忽而起望但見流水之潺湲於是朝馳予馬至江
臯夕濟西澨迎之所見麋蛟又失其所何也朝馳二句

當在麋何爲二句上此倒敘法嫌與登蘋四句複也兩
次遠望所見皆失其所疑其無來意也其起興之例正
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

此節言思之至於荒忽及往迎之而所見又失所愈生
疑怪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蓀壁兮紫壇芡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
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楊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
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
門九嶷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佳人謂夫人偕俱逝往方在疑怪之時忽聞召予乃欲
與使者俱往喜而過望故築室水中以迎也葺集蓋覆

集荷以覆也紫紫貝紫質黑點壇中庭帘布蘭木蘭椽
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
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楣門戶上橫梁藥白
芷葉罔結結以爲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折折蕙以爲屋
檣聯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繚縛束言以杜
衡繚其屋也馨芳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合百草之花
以實庭中積芳馨以廡其門總見水中之室芳潔如是
所謂夕張也九疑山名舜所葬九疑山神續然來迎二
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

此節言忽聞召予喜而過望將築室水中以迎湘夫人
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襍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渚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襍襜褕捐袂遺襍即捐玦遺佩之意然玦佩貴
之而袂襍親之也汀平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旣

遠去而名之不可驟得自寬之詞言
豈能一拍即合正無聊之極思也

此節不敢以迎之不來而遂絕望也

右湘夫人

此篇大旨與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咎責之意此
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詞其不敢遂絕而終望其合
之心則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
塵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者為神將降也吾主祭
者之自稱天玄而地黃大司命天神故乘玄雲知神將
降而往迎也飄風回風凍
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

此節初迎神也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

兮在予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

此節言神卽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操天下生死也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天之命皆在於己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
九坑康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
余所爲

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導奉引帝天帝之適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此節言已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須臾間而周宇內但見神之靈衣玉佩威儀甚都而衆卒莫測其陰陽所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鱗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然

疏麻神麻極窮寢漸疏遠也鱗鱗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此節言神靈既去而不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使己
延望而怨思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
爲

無虧保守志
行無損缺也

此節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孰可爲者或
離或合帝實主之亦非大司命之所能爲而況人乎但
順受其正而已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

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迎神神至方從之遊而忽去不顧老已至矣安得不悲然前云何壽夭在予結云孰離合可爲其知安命矣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麝蕪芎窮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襲及上四句興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蓀猶人以用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人何用愁苦哉

此節以秋蘭起興而言人當安命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結上文自有美子何以愁苦二句此

亦上二句興下二句也

此節言神之獨予親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不言不辭乘風載雲而去新相知二句言方目成而遽去也倏然不言而來忽然不辭而去夕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尤幸其有意顧己也

此節言神之方親好而忽別離猶望其復合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微美人兮未來臨風

况兮浩歌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况
失意貌女及美人皆指神也

此節始猶望其來望而不來遂况然而浩歌也

孔蓋兮翠於登九天兮撫彗星懲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

兮為民正平聲

孔蓋以孔雀尾為車蓋翠於以翡翠羽為旌旗撫掃除
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懲挺拔之意幼少艾
美好語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正平也言其威靈
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為民所取正
也

此節言目成之好雖未能終登天之後尚望其為民之

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
第四星歟前篇以安命結此篇以安命始本無非分
之想忽而親好忽而別離况兮浩歌亦復何益惟望
其登天之後不負目成之好耳

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
旣明芒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怡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暉溫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檻楯扶桑見騷經言吾
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卽乘馬以迎之

而夜即明也。輶車，轅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為車輪。言乘此車而來，將上時太息，低徊若有顧懷者。言日出之遲，聲色二句總起下文。

此節日將出而迎之，猶未即出而音容之盛已令觀者忘歸也。

更

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篳篥兮吹竽。思靈保兮賢

戶

嫖，飛兮翠曾，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

蔽

日

鍾急張絃交鼓對擊鼓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歟篴懸鐘磬之木瑤篴以美玉為飾篴竽樂器名篴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翾小飛輕揚之貌曾舉又翥飛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羣鳥之舉也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所謂聲色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此節言聲色之盛見享日之誠敬而神至也以上皆自夜而晝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杭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降下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操弧舉矢以射天狼歸而援北斗酌桂漿成功者退日將入時也撰持兩余字皆祭者自稱杳深冥幽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

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此節言成功者退自晝而夜送日歸也

右東君

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日者君象矢射天狼斗酌桂漿明喻其赫赫威靈可以飲至策勳也

與女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驂螭磔

女指河伯河為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黼胡蘇簡潔鉤磐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支也衝逐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此節約河伯駕龍乘車以遊九河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

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懷思也

此節相約不至登高遠望而思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

通

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鱗屋龍堂貝闕朱宮迎河伯之所如此誠敬乃居水中而不出何也龍堂以龍鱗爲堂也

此節久候不至疑而問之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戶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媵予

大鼈為龜逐從也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
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言以交手而即去也東行順流
而東也美人指河伯予主祀者媵送既別之後惟見水
波遊魚如來迎送者愈見寂寞也杜少陵岸花飛送客
檣燕語留人
正用此法

此節言一見即別寂寞愈甚也

右河伯

此篇言約九河之遊龍堂貝闕盡誠敬以迎之而別
易會難不遂遊九河之約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善窈杳窕弔

若有人想像山阿中如有人焉謂山鬼也阿曲隅女羅兔絲睇微盼貌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謂主祀之人予山鬼自謂窈窕好貌被薜荔句是山阿中之裝束言山鬼以薜荔爲衣以女羅爲帶又含睇宜笑因子慕予之窈窕而祀予予將來也

此節山鬼初欲從山阿來也

乘赤豹兮從

去聲

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

後來

厘

出山阿而來所乘所從皆山中之獸車騎被帶皆山中之花草木葉所思也子也靈修也公子也君也皆謂主祀之人芳馨卽上蘭桂之類幽篁句山阿之僻遠險難句山路之崎嶇所以來後之故也幽深篁竹叢被石蘭出山阿之莊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此節來之獨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戶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標也晉語置茅蒔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雲在下羣鬼受祀陰雲下聚神靈雨言鬼之靈雨東風者春日容容冥冥東風靈雨白日之鬼景也山鬼既獨後來故見望表已立山上陰雲在山下杳冥晝晦東風靈雨是羣鬼至已久矣然子既慕我我欲留於靈修見祀之所而忘歸者恐歲既晏晚孰有再設華筵以留乎

此節山鬼之享祀將去而有後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

思我兮不得聞

三秀芝草公子卽靈修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芝已二華歲晏也石葛句山間荒涼之景怨者思極之反詞非真怨也悵忘歸者采芝山間而忘歸也不得閒所以不華予也歲晏而猶不華予往山間采芝將遺公子處荒涼之景思極而怨至於忘歸轉念公子非不思華予但不閒耳諒之也

此節因我之思公子之極而諒公子之思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博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然信疑不信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柏則所餐者杜若可知矣省一餐字飲食居處皆香潔自修而至今不華予者然疑作也

此節重提山中人者深歎其寂寞荒涼至於如此而猶芳潔自修不當疑而疑也

靄墳墳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修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猿狖屬離羅颯颯秋風聲蕭蕭木落聲此秋夜之鬼景也歲旣晏矣果不華予矣故思之而無已也三句中無鬼字而陰森之氣令人如見其魂如聞其嘯也

此節寫山阿幽篁之夜景以見悲涼之極而徒抱離憂於無已也

右山鬼

此篇以山鬼自喻文義明白其言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其言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

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
靈修之所而卒不能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復用
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
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
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
交墜兮士爭先句

戈平頭戟犀甲以犀皮爲鎧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
交短兵刀劍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
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
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蔽日若雲狀敵人之多矢交墜
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
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此節言國殤初戰之猛勇忠義也

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繫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對兮威靈怒
嚴殺盡兮棄原野

凌犯躡踐殪死埋輪繫馬示必死之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對怨嚴威嚴殺借言鏖戰痛殺棄原野骨骸棄於原野也言已適值天之怨怒即令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懼也勇士不忘喪元之志也

此節言既敗之後勇猛忠義如故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

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
強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凌雄通韻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不憚道路之遠帶劍挾弓即操吳戈之意懲創艾首雖離而心不悔四句追述其生前出

兵之初立志如此下身既死方是戰死後也魂魄死者之神靈不可凌承勇武剛強不可犯神以靈言其魂必靈而不滅也毅爲鬼雄者毅然爲百鬼之雄杰猶言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

此節生則勇武剛強忠義報國死爲鬼雄宜享祭祀於無窮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懷王時秦敗屈匄敗唐昧又殺景缺楚人多死於秦此三閭所以深痛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媵女倡兮容與

會鼓會衆樂而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媵好倡首一人

爲之倡而衆和之也容與態度從容成禮者祀畢也
禮成而鼓樂傳舞並作也至今猶然可想而知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蘭秋鞠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長無絕永久不斷也終古已見騷經祝其千秋萬歲長享此祭言外祝楚之長存也

右禮魂

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也九歌總一亂辭觀東方朔
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皆諸篇之後總一亂辭祖
三閭之例也禮魂魂字疑爲成字傳寫之誤也予向
亦作禮善終者解全無所據又與本文不合存之以
俟高明

此篇以神之尊卑爲敘次今二氏水陸道場諸神合
享鬼王另標一幡卽山鬼立表之義至夕施食國殤
亦在焉楚俗分合未可知大小司命東君似不宜在
湘君湘夫人後然觀篇終會鼓傳芭三閭之作則合
祀也夫借酒杯澆壘塊落墨於有章有句之中致情
於無形無聲之外是在讀者心會別解耳分合次序
抑亦末矣

楚辭新注卷三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仁和 受業周世涵校

天問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菹醢讒佞高張自古然也
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欹及歷
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
問乎蕭條異代尙欲搔首一一問之而況抱痛者乎
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

判嗚呼是之謂天問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
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
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
人妄改古書竊爲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
更定附後維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道猶言上下謂天地由自考稽也問往古之初未
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何自稽考
而知其溷
沌之初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謂晝夜瞢闇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翼氤氳
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

地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
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移

明闇謂日月星辰溷沌初開時按說文三合天地人之道也謂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重之其數三也言溷沌初開方明方闇時何物所為乎陰陽變化天地人初生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三與參同謂陰陽參錯亦通此節問溷沌之先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謂天形之圓則法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謂孰經營而量度之惟茲九重何人之功何人初作之

幹筦維焉繫天極焉加入柱何當東南何虧涯

幹說文曰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為筦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縻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

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南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言西北不虧而獨虧東南何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谷

九天即所謂圓則九重者際邊放至屬附隅角也言天之邊際至於何處附於何處地之隅隈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陳

沓合陳列也問天與地相接處合於何所乎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乎

此節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次舍汜水涯書云宅岵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
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朝出陽谷夕入蒙汜自朝
至夕所行
幾里乎

此節專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死其晦育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
有何利而顧菟常居其腹乎顧菟月中兔名梁簡文水
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表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兔始
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視故禮曰兔曰明視而月腹
之兔名為月魄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熒熒白兔
東走西顧若以顧為瞻顧之意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
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俚語云視顧兔而感氣於顧上
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桀云逐麋之犬
當顧兔耶則顧字不屬兔此就凡兔言而以證顧兔誤
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為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頡頏
曰上下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鸞斯斯字本助辭
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蝻蝻斯又作蝻名類可見也

愚按顧免二字起於天問前無出處則後之用二字皆
本天問又字書顧回視也思念也眷也語辭也則作免
名解固通作眷
戀意解亦通

此節專問月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所至傷人惠
順也惠氣謂和氣也 此節與上下文不合錯簡也當
在後文人
物條內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

闔閉戶開闢戶角亢東方星代東方二字也日明曜靈
日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
乎精光

此節專問晦明也以上問日月星辰皆天上之事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常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蘇事見尚書汨治鴻大水師衆尚舉僉衆課試也問蘇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遠行其說也問天上事卽當接問地下山川人物乃先問治水者不惟水平地成始顯山川人物且文法太直故略用一問論者以爲文無次序試看離騷經與遠遊諸篇用東西南北皆此法也

鴟龜曳銜鯨何聽平聲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經言鯨墜洪水傳云鯨障洪水國語言其墜高湮卑詳其文勢似謂鯨視鴟龜曳尾相銜因築高城長堤以障洪水耳程子曰今河北有鯨堤而無禹堤通志堯封鯨爲崇伯使之治水迺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又淮南子鯨作三仞之城諸侯悖之史稽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耶皆可證言曳銜之法鯨何爲而聽從順此法而治水未必不成功帝何爲而遽加刑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移

永長遏猶禁止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公羊註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禹鯀子腹懷也詩出入腹我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緒絲端也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史記云禹傷父鯀之功不成由此觀之則鯀亦非全無功者特未成耳此問禹能纂就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乎

洪泉極深何以寘田之地方九則何以墳賢之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檀弓註土之高者按字書大防也所以扞水洪水汎濫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九州之大何以能盡舉而墳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言應龍何為以尾畫地而令水泉流通乎既有應龍尾畫矣禹又何用歷河海而治之乎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鯀既竊息壤矣又何曳銜之營為乎禹既有應龍畫地矣又何功之成乎

此節問鯀禹治水之事也以上天平地成皆鯀禹之功以下方問地理也

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山名憑盛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南百川水潦歸焉註非堯時共工也言何故不傾地之西北而獨傾地之東南乎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犬牙相錯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言九州何為而犬牙相錯川谷何為而極深百川日夜

東流而東海何為不溢孰能知其故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攢其衍幾何

脩長攢狹而長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乎

崑崙縣圃其尻羔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尻丘刀切平聲說文雅也增韻腎骨盡處問崑崙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今安在乎縣圃增城高廣之度其高幾里乎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註云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淮南子云崑崙虛旁有四百

四十門又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則此解為近問崑崙之四門有誰從而入焉西北之門辟啓是何氣而長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下照地羲和日御山海經淮南子皆云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即燭龍也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問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又何照焉日未出時若華又何光焉同一大地光之不均如此何也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罕

問何為而有所冬暖何為而有所夏寒同一大地而寒暖不均如此何也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瀨瀨寒凝凝楚詞中已自註明矣若拾遺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六 關中叢書

記淮南水經註
諸書不須更引

以上皆問地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尋

焉何也按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
石有五色笋立成林杜詩赤日石林氣用此又蜀地志
蜀山有石笋如林亦名石林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石本不能如木成林今何為而成林獸本不能如人能
言今何為而能言乎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
龍上升皆是也言何得有此龍虬而能負有熊以遊乎

雄虺九首儵忽在焉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載

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招魂說
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括

地象云有不死之國山海經淮南子皆屢言之長人國語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註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山今在湖州武康縣言雄虺何為而九首往來儵忽果何在乎不死之人生何所乎所謂長人果何守乎

靡萍萍 九衢棠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萍蔓蘋也其葉九出為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蘋即萍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萍沙國其地產萍即靡萍王巾頭陀寺碑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沈約郊居賦舒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八詠詩雕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脊皆以九衢與三茅琪花對見皆仙草可知梁元帝為妾弘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竟以九衢為水中之草矣按字書萍作萍非本字也又蘋大萍也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棠而赤花以上二者皆仙草食之不死今皆何在乎山海經有蛇吞象三年

然後出其骨言象大極矣蛇又能吞之其蛇之大果何如乎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池黑水玄趾因黑水所渚原名玄趾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又廣博物志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素問曰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言黑水三危皆在何處乎藻露皆可延年其壽將何所止乎

鮫魚何所魃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魃雀食人按字書鶻音堆雀屬也魃堆即魃雀也歸藏易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

布註古之諸侯非有窮后羿也春秋元命苞三足鳥者
陽精也問鮫魚魃堆皆在何處乎羿何能射日烏何處
乎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降下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又曰娶於塗山辛壬癸
甲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文字音義云今宣州當塗
也呂氏春秋曰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復往治水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察下土
四方是禹志在治水而不在後嗣矣焉得彼
兪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備

閔憂也左傳嘉偶曰妃說文嗜欲喜之也四日而去猶
人皆一日三餐而禹獨以朝飽為快也問禹所以憂無
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乃四日而去與人之三
餐不同而獨快朝飽又似不以繼嗣為念何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何啓爲憂而能拘是達疊

益禹賢臣作爲后君離遭蠻憂惟居謂居禹之喪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益卒不得立是離憂也拘執達通也炎帝繼太昊高陽繼金天高辛繼高陽虞繼唐夏繼虞皆以異姓禪而益獨離憂故獨以居憂自王忽以異姓相禪之拘執爲父子相繼之通達何也

皆歸射鞠菊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烘

射行鞠窮猶極也后君有爵土之稱書稱后夔后稷是也革背也益烈山澤禹平水土是禹益之行皆歸至極又豈有害於其躬者乃民卒背益而歸啓惟禹之德獨播降於衆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沱

九辯九歌已見騷經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朱紫陽云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屠母淮南云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

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
竟地即化石也問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繼禹
之後是克勤之子矣乃屠
母而至於死分竟地何也

以上問禹啓父子相繼之事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革更孽憂也傳曰河伯
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
水神處妃交問天帝既降羿除后相之荒淫革夏
民之憂矣而又射河伯妻雒嬪荒淫尤甚何也

馮珧遙 利決封豨喜 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識

馮滿言引滿也珧弓名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
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
以鉤弦闔體也封大豨豕馬融廣成頌祛封豨是也膏
脂后帝天帝若順也問帝既降羿付以神射乃獻豨膏
而天帝又不順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寒浞見騷經眩惑爰於也浞妻純狐氏女謀計二人對議也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揆度也問寒浞自惑純狐之女而又謀殺何以彼后羿之射藝勇力疑無敵矣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何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於商邱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商邱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斟灌斟鄩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邱二斟較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又汲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阻當作鉏窮有窮國也巖古險字如傳巖史作傳險是也越過也問羿自鉏遷窮其險亦無過於鉏者而急於西征為浞所滅何也左傳言羿化為黃熊國語作黃熊按熊獸名能

三足鼈也以鯀之殛化爲黃熊是已死矣而巫又能活
焉何也蓋當時必有巫能下羿之神者左傳神降於野
類即此

以上皆問羿浞亂夏之事也末四句總結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秬黍黑黍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卽蒲字蒲水草與
萑同并迸同卽逐也言逐而投之羽山也脩盈長滿營
經營播種也莆藿亦云種者猶逸周書所云潤濕不穀
樹之竹葦莞蒲是也問禹平治水土播種百穀其功大
矣宜其蓋父之愆乃鯀已迸之羽山而惡聲
長滿於世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惡名何也

白蜺嬰葦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
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
葦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

子儁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問王子化蛻第
而來文子之堂何也文子得樂而不能固臧何也王子
得天道從橫之仙術
乃死而化鳥何也

泝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泝泝翳雨師名號呼興起也問泝翳號曰雨師何以能
興雨乎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鹿有何德膺受

此形體乎

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鼈大龜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
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釋舟陵行曳舟而陸行也遷移
即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界盪舟問龜負山
而舞何以能不墜乎曳舟而就陸何以能行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泥之子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隕墜女岐卽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云易首親以逢殆指逐犬隕首言也問少康欲殺澆而誤殺女岐則澆旣覺之而可免矣乃不能免何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就之
湯本康字謂少康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濟乎問少康以一旅而興天何以獨厚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獨得妹喜何也因此肆情而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何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寬

閔憂無妻曰鰥姚舜姓問舜孝如此父不爲之娶何也
堯不告其父母而妻舜二女何也
濞翳何以能興雨神
鹿何以具異體鼈何以能負山而舞
稟何以能陸地行
舟少康以虞之庖正何以能取澆興夏
桀何以伐蒙山
而爲湯所殛舜何爲不告而娶得堯
之天下而爲帝皆不可解之事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能極計焉

萌牙初始言始興之時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成
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璇室瑤臺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
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一代之亡誰使之盡
乎此四句總起下文女帝虞舜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世紀云炎帝母任姒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
安登遊於華陽生神農焉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
帝也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之自炎帝始何道
尚之者問登之所立獨稱帝者以何道而尊尙之如此
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問誰所
制匠而圖之乎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

鄭康成皆謂五帝之稱自少昊始史記亦云自黃帝始皆後於炎帝獨易大傳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帝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自炎始也若其並以媧媧則女固創帝然帝又創女故並著也是登者帝之始媧者女帝之始也上古立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媧后稷本有郤是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

服事也問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也說見下眩第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終猶離騷所謂終古南嶽是止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斯此指南嶽也問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故得去此南嶽而至荆蠻爲勾吳耳孰能期料其伯仲去此南嶽而得此兩男子有勾吳以終古乎是時

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長存也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泰伯至荆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於泰伯前此未有吳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后帝謂殷湯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問以割烹之人極其卑賤而能承謀滅桀何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致

帝謂湯摯伊尹名條鳴條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云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奔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羣黎百姓聞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以臣伐君古今大逆不道而天下衆民乃大喜悅何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熙

簡狄帝嚳之妃玄鳥燕貽遺也言簡狄待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問嚳何為而與簡狄相宜女何為喜遺卵而吞之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該備秉持季主父謂禹臧善也終弊者啓初有天下有扈首亂是竟為所弊也有扈國名牧夫牛羊倒句猶云牛羊牧夫也蓋有扈初為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問中多有不著名者如緣鵠飾玉會朝爭盟不曾著伊尹武王也問啓備持禹之末德惟其父之善是善而竟弊於牛羊牧夫之有扈何也馮衍云訊夏啓於甘澤兮賜帝典之首傾猶終弊之意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三 關中叢書

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于盾協合時是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而有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世紀舜長六尺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維書靈準聽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問舜舞干羽於兩階而何能格有苗乎舜陶河濱漁雷澤耕歷山不得於親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斯乎猶陳平傳云平何食而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未冠者有扈氏本牧豎之人因何遇道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其命果何所從出乎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流

季德帝嚳之末德也越絕書曰湯獻牛荆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未從乃飾犧牛以事荆伯荆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誠心往營班祿者謂分之荆伯也不但還來其獻牛非尋常往來之

禮也問湯恆秉帝嚳之末德自然當有天下而
乃以朴牛營求往來遂滅夏而有天下何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昏微遵迹謂紂遵夏桀危亡之迹桀以妹喜紂以妲己
也有狄謂簡狄寧安也謂簡狄在天之靈亦不安也繁
鳥二句言紂之肆情妲己如繁鳥之詩夫也不良國人
知之矣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父聘宋過陳遇采桑之女
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且舍女乃爲歌曰墓門有棘
有鶉萃止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繁當作鶉廣雅曰鶉鶉
鳥也負婦古通用如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
此問商始以婦人而興終以婦人而亡何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弟惑亂之弟也問象欲殺舜變化作詐其罪重大而
舜爲天子不正其罪反封象於有庠後嗣子孫得長爲
諸侯何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左傳以后稷之妃為吉人與此吉妃同意謂湯東巡至於有莘本乞彼伊尹小臣而乃得吉喜之妃何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天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始

小子謂伊尹送女從嫁曰媵伊尹母姪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龜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竈中生龜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問生空桑得水濱神奇之甚乃惡而媵婦何也

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求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挑撥也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重泉地名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云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即重泉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

既得出本不勝心伐桀是誰使挑湯以伐之乎
問伊尹以水濱之小子遂能挑湯亡夏何也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履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箋會合也蒼鳥鷹也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問孟津之會八百諸侯不期而踐此期者何為乎將士勇猛如鷹鳥羣飛乃誰使聚之乎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時

叔旦武王弟周公嘉善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咨嗟者周公雖佐發定命非其本心以臣伐君懸之太白古今大惡位天子之位施用成全也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文王既三以天下讓是以天下授殷矣又安用此天子之位乎武王乃反其父之成而滅亡之惡得無罪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平聲之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成猶遂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水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問昭之南遊本利白雉而迎之而卒以遇害何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云梅貪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遊樂也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温驪驊騮駿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問穆王好遊樂何爲而周流無處不至乎其周流也果何所求乎

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牽引銜行且賣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按號於市者卽今之叫呼而賣於市者褒姒周幽王之嬖妾昔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糝而告之龍亡而黎在櫝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黎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事見國語問妖夫何爲而號於市幽王何爲而得褒姒乎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至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弑

楚辭新注

卷二天問

十六

關中叢書

反側言無常元命苞刀詈為罰賞之對也佑佐助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事見史記言天命倏佑之而牛耳中原倏罰之而虫流出戶其反側如何也此痛楚之將亡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國

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服事也問孰使紂憎輔弼不用忠直而專用讒諂之人乎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敵之

比干紂諸父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問紂何惡比干之逆而殺之何喜雷開之順而封之乎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方術梅伯紂諸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佯狂而為奴此異方也

問湯以咸有一德之聖人而子孫如此何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郁之

元大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竺爾雅曰厚也與篤同燠煖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王註云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荐温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問既為元子帝嚳何不篤厚而乃棄之既棄而投之冰上鳥何為而燠之乎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弓弓持滿也按史記文王脫羸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書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崇侯虎譖

楚辭新注 卷三天問 十七 關中叢書

西伯諸侯嚮之將不利帝其震驚切激也實甚問文王三分有二勢已逼紂何爲紂不急除之乃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礙豳岐之國終得遭逢久長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谷

伯西伯昌周文王名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持鞭策作牧書舜典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傳九州牧監周禮天官太宰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註州長也秉鞭喻持政爲雍州牧徹去也毀也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去岐周之社以爲大社而有殷之天下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問文王方秉鞭作牧三分有二服殷之衰武王乃去岐社而受天命以爲殷國何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詩乃積乃倉之篇藏蓋藏也惑婦謂妲己問太王始與百姓徙其蓋藏來就岐下當奔走窮困時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乎紂惑一婦人何所可譏而爲武王興兵而滅之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叫

西伯文王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王食之紂曰孰謂西伯聖人者乎食其子而不知問紂賜茲醢西伯既上告天帝矣但西伯何能親見天帝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職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昌文王后亦謂文王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問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能識乎但聞其鼓刀之聲文王何為而喜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謂木主悒憂不安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神像以人為之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問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以會戰果何所急而然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左傳晉太子申生爲後母所譖縊於新城國語雉經於新城之廟注頭槍而懸死也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實是申生雉經林中也伯長謂太子也感天抑地者能感動天地如左傳狐突遇太子又因巫者以見皆是也問太子雉經林中維何故乎申生之死而有靈如此而又誰畏懼乎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問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不敢爲惡乎王者旣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爲任其爲惡而使他姓代之乎
總收上夏商周相代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乃反復之凡臣耳後乃備承輔翼也官如官天下之官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於子孫也問伊尹反復之凡臣乃能官湯而尊食宗緒何也此痛己之不能爲伊尹

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昂

勳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以伍子胥為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事見史記闔廬以少而離散在外之人乃能有吳國而流威嚴何也此痛楚君之不能為闔廬也懷王見執於秦是散亡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上聲

彭鏗彭祖神仙傳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莊子以為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言堯非嗜味者饗其羹而封之何也命之永長至八百之多何也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中央共牧后所怒蠹蛾微命力何固

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問中土列國之君共治其民何故相怒而相爭乎蠹蛾之命甚微何以能自固乎此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位北至回水萊何喜戲

驚警也言夷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猶言警於是女也故曰驚女萃止也北至以雷首在北也按譙周史攷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又文選劉峻辨命論五臣註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又廣博物志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史類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又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問夷齊既警於女而不食鹿何為而祐之乎諫武王而不聽去之可也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乎此痛己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兄謂秦伯噬犬齧犬弟秦伯弟鍼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王逸注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百兩蓋謂車也王以爲金誤矣言兄有犬而弟欲之何也弟以百兩之車易之而不聽又奪其祿使奔他國何也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薄暮雷電呵壁問時之景也按三閭外傳云時呵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正謂此也嚴君求責也問此時不歸尚何所憂乎有君而不得奉上帝果何責於我乎意將死也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分

伏匿穴處即既放江潭也爰何云言無可言說也作師猶興師荆楚勳功也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

大破楚師於丹浙懷王復怒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問己之放棄江潭何所言說乎楚方以興師爲功夫何能久長乎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欣

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若能一日改悔則楚國可存我又何言乎楚昭王十年吳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言吳於昔年早已勝余而況楚之今日能當秦之強乎楚未弱時尚不能當吳今日楚已弱極而秦之強非吳可比能不滅於秦乎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秦人伐州來爲吳王僚八年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爲吳闔廬九年闔廬卽公子光也周元王三年越滅吳是時吳滅久矣追言往事也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升

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穀於菟實

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環穿旋轉開鑿也
內而閭社外而邱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穿故曰自閭社
邱陵也言安得旋轉開鑿夫閭社邱陵而復出子文其
人者以興楚乎見楚之無人也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
文以見
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熊羆也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羆立二十年
其弟熊惲弑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
成君與無諡號者皆謂之敖前之若敖霄敖已不可攷
若見於春秋者如麋被弑稱邾敖以無諡號子干被弑
稱訾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意謂懷王也上言作
號耳非未成君也然則此堵敖者意謂懷王也上言作
師夫何長也痛楚之享國日蹙必滅於秦此告以不長
者痛懷王之必客死於秦也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
年懷王入秦赧王十九年秦
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者用也嘗也予我上君也言自我以忠諫用於君上而國將亡矣國亡而令我彌彰忠名何也猶言使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使我得忠諫之虛名痛憤極矣

此篇九段前八段皆爲末一段作引事之有無理之是非物之變怪三閭豈真昧昧哉讒佞高張忠賢菹醢天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問帝王之興亡讀者已心印懷襄問后妃之貞邪讀者已心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讀者已心印黨人是三閭之言祇在天地山川商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江漢間也至九段節節言不盡意又爽然自失矣

天問校正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瞢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溷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入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

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鴻龜曳
銜鯨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
不施伯禹腹鯨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

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
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鯀禹治水之事也第二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
孰多南北順攬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
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何所
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
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

處惠氣安在靡漭九衢臬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
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白蛻嬰蒂何爲此
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
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鼈
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鯨魚何所魃堆焉
處羿焉蹕日烏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四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父何

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鯨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禹之

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毒母而死分竟地該秉季德
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
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
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
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
殛焉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恆秉季德焉得夫朴
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
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
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辜尤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
尊食宗緒何聖入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
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

萃棘婦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遷藏就岐何
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
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激切何逢長
之受賜茲何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
望在肆昌醢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
集戰何所急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
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

擊翼何以將之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銜何號
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
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女帝虞夏商周歷
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爲相怒而戰爭乎蜂蛾之命甚
微其力何爲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段兼痛楚
之屢敗於秦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勳闔夢生少離
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能爲
闔廬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痛己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己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痛己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己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丕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第九

段

楚辭新注卷三終